

括苍烽火

丽水革命斗争故事专辑



丽水县文化局编

一九八一年七月

括苍烽火

丽水革命斗争故事专辑

目

录

山花

(增刊)

1981年7月

- 忆兴华百货商店 远帆 (1)
三岩烽火 兰瓯整理 (17)
刘标的故事
..... 王孔林、王登祥口述 (27)
..... 吕绍泉、唐宗龙整理
接线 李银通口述 秦品元整理 (39)
智取 周华兴口述 胡根荣整理 (52)
石臼将军守门 李君勉整理 (57)
括苍山下 叶竟丽整理 (61)
金饭碗与聚宝盆 郭遵天整理 (66)
月夜宰“牛” 山泉、童涉整理 (70)
金竹畈上杀顽敌
..... 王志勇、尤招贤、叶兆雄整理 (74)
活捉漏网鱼 王庆飞、李品祥整理 (78)

忆兴华百货商店

远帆

这是一九四〇年春末的事。

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从温州迁到丽水，已经一年多了。杭州沦陷后，国民党政府的省级机关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一个小小的山城，变成了全省的政治中心。

省委机关要在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城里立足，必须有职业作掩护。因为我们不仅要隐蔽下去，不暴露身份，而且还要和东南局、及各个特委保持密切联系。

当时，有许多同志冒充国民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是这种“职业”是很危险的，容易被敌人发觉，不利于长期隐蔽。最好的职业还是经商。如果在丽水城里开一爿商店，就可以商业活动作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

有一天，我刚吃过午饭，正想休息一下，阿三同志带来一封刘英同志的信，上面写道：

小郭：

我们原来计划开设的一爿百货商店，不久就要开始营业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回事。为了工作的需要，秘书处将设在店里，我们决定你也去当营业员，店内的具体工作，请你与

老顾同志接洽。

此致

布礼

爱群（注）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二日

读完信，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我想：这真有些出乎意料，我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怎么要我去干这一行呢？

老顾从隔壁房间里走过来，看我躺在床上出神，桌上放着刘英同志的信，早就猜到了我的心思。

“怎么样？派你去干这一行有什么困难？”他用手挪了一下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朝我看了一眼。

“困难倒没什么，就是这一行不熟悉。”我很认真地说。

老顾听得笑起来了。“困难倒没什么，就是对这一行不熟悉。你这句话合乎逻辑吗？”

他这一问，逗得我也笑了。

老顾是最近才调到省委秘书处工作的，时间虽然不久，但给我的印象却很好。不知怎的，我平常对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总不大看得惯，认为他们看不起工农干部，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同志，架子好象更大。老顾给我的印象却不是这样，他待人很谦虚、诚恳，我们之间很快就发生了亲密的友谊。

“这片商店很重要，它有三大任务：负责和东南局以及

（注）爱群是 刘英同志的笔名

各特委的联络工作，作为省委秘书处的掩护，刘英同志可以这爿店的老板身份在丽水。”老顾作了说明。

“它的重要性，我是知道的，就是自己从来没做过生意，不知该怎么办。我仍然有些畏难情绪。

“有困难就要想办法来克服。不懂就学，学做生意比搞革命总容易得多吧！”

“那当然！”我觉得老顾的话是对的。“能做一个共产党员，当然也能做一个营业员。”

我补充了一句，“不但要做一个‘好营业员’，而且要做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我们不是为经商而经商的，而是利用经商之名，把省委秘书处隐蔽下来，更好地进行秘密工作，作省委的助手。”

“营业员”的人选决定后，开店的筹备工作紧张地开始了。

首先是解决钱的问题。省委从东南局发给的工作费中抽出一部分，加上各地交来的党费，勉强凑了二千多元。接着就进入具体问题的策划：阿三同志原来是在温州开织袜厂的，有做生意的经验，因此由他去温州采购货物。我对做生意是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就留在店里作些整理工作。

一个初夏的下午，我按照阿三来信约定的时间，到大水门码头去接运从温州办来的货物。

走出大水门，呈现在我眼前的一片初夏的景象：清澈的瓯江已成为一处天然的游泳池，三五成群的孩子在水中嬉戏；南明山披上了夏装，茂密的树叶复盖着整个山坡。

我走到码头上，货船已经靠岸，阿三同志站在船头向我

招手，我连忙过去帮他卸货。这次本钱虽然不多，但采办来的一些货品都很适合市场需要。

货办来了，就开始布置店橱，陈列货品。

我们这片百货店的规模，在丽水说可以排到第二流。店的地点很适中，两间宽敞的店面是刚从被敌机炸毁的废墟上新建起来的。右边一间靠墙壁的地方，放了一排货橱，前面围了一圈玻璃柜台；左边一间作为过道，因为缺少货物，只能在壁上挂些温州纸伞，装饰装饰门面。货物虽然不多，但是经过一番布置，看起来场面还是相当大。

店里只有老顾、阿三和我三个人。我们既是这片百货店的全部伙计，又是省委秘书处的全班人马。老顾过去在金华开过新华书店，敌人对他很注意，不便出面营业，只有在房间里办公，真正店里做生意的只有两个人。

百货商店开张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来参观了，他先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然后才进来。

这一天，刘英同志穿的是一件派力司长衫，手里拿着一支三节电筒，神采奕奕，不熟悉的人一定把他当作一位很阔气的老板。

“果然摆得不错，很有个样子。”刘英同志看了店里的布置和陈列着的货品以后，十分高兴。他亲切地拍拍阿三的肩膀，风趣地说：“这样一来，我这个当老板的也显得很阔气了！”

刘英同志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活动的方法要隐蔽；东南局和各特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政治交通，一般不能住在店里；要注意做好

社交工作，与隔壁商人搞好关系。

老顾要求他给百货商店取个名字。刘英同志思索了一会，说：“我们这片店不同于普通的商店，经商仅仅是它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它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服务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叫它‘兴华百货商店’吧！你们觉得怎样？”

“好，这个名字太好了。”老顾表示很满意。

“我愿你成为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刘英同志摸摸我的头说：“也愿你成为一名好‘市侩’。”

我听了这句话，天真地笑了。他走后，我躺在床上翻来翻去都睡不着。我重温着刘英同志的教导，自言自语地说：

“对，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模范党员。同时也要做好一个‘市侩’。”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在店铺外面贴上老顾写的“兴华百货商店”六个大字，两边柱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我们的营业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这片摆设得相当漂亮的百货商店，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顾客，生意好极了。附近几家商店的老板，都来向我们祝贺。晚上，数一数钞票，一共做了一百五十多元生意。

过了一个多月，店里的业务我大体上已经熟悉了，但对做生意这一行总不习惯，自己的火气很大，不愿低声下气的招揽有些“特殊”的顾客，受不起委屈。

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进来一个国民党军官，身上穿黄哔叽军装，背上横着一条三角皮带，嘴边吊着香烟，一股

难闻的酒味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来人！我要买一双最好的袜子。”他一靠柜台就用命令的口气喊道：“快，快，……。”

我看到这副样子，已经很不舒服，但是为了工作，不得不装着笑容拿出好多种袜子让他挑选。

“再拿好的！”他乱翻了一阵，把袜子往边上一推。

我又拿了几种给他看，最后总算选了一双眼牌袜子。

“多少钱一双？”

“一元二角。”

“妈的皮，你卖得这样贵，是什么娘子店！”

“老总！价钱很公道，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到别家去问问看。”

“臭娘子养的，你敢和老子顶嘴，那还了得！”

“难道你就可以不讲理？”我实在忍不住了。

话刚说完，他恼羞成怒的用手朝我脸上打来，我往后一仰没有挨着。

店外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我的肺几乎要气炸了。最后，在邻人的劝解下，伪军官才扬长而去。临走前还说：“要不是看在大家面上，我一定打死你这穷骨头。”

晚上，党小组为这件事开了会。我激动地提出，要求组织分配我去做别的工作，不愿受这种侮辱。

老顾和阿三对我的思想作了批评。

“今天发生的事情，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阶级的凶恶面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这种现象表示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稍停了一下，老顾加重了语气，“但是应该知道，

仅仅感情上的激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实现伟大的理想。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消灭这种无理的现象。”

“道理是懂得的，但是碰到具体问题时往往很难压抑自己的感情，今天如果不是大家来劝解，我险些儿就控制不住自己，很可能会和他拚一拚。”

“问题就在这里。”阿三用手在空中划了个弧形，然后紧握住拳头，好象抓住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愤慨是对的，但是不应该让它在这种场合，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们现在是做秘密工作，如果和这个伪军官闹翻了，他就可能给我们找些麻烦，那样对工作是不利的。”

“阿三同志的话很对。”老顾好象正为这个问题感到不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小郭！我们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特别需要冷静、沉着。干革命当然要爱憎分明，但是做地下工作的又要善于应付，善于和敌人周旋。我们忍受一时的侮辱，换回来的是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

他们的话，句句都打动了我的心，我感到惭愧，也觉得自己还很幼稚。责备自己不应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提出来要求调动工作。

“小郭，你的看法怎样？是不是还要求调动工作？”老顾问道，

“别提了，是我错了。”

这次党小组会对我帮助很大，以后我在这方面就没有再发生什么问题。

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艰巨的，既要扮演商人角色，

又要担负省委秘书处的工作。各地送来的工作报告，党中央的指示，都经过这里；同时还要根据省委的指示，向各个特委发出指示，及时把中央的指示转达给各地党组织。白天只有老顾同志在室内办公，阿三同志负责联络工作，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在店里营业的往往只有我一个人。每天要到晚上九点钟打烊以后，我才能处理文件。

有一次，党中央发来一个“关于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执行精干隐蔽政策的指示。”省委认为这个指示是十分重要而及时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浙江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各种方法向我们进攻，封闭新四军办事处，解散抗日救亡团体，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整顿巩固党的组织，转入隐蔽活动，真正做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把中央的指示变成实际行动，省委要我们在当天晚上采用密写、复写等办法把指示抄好，第二天派政治交通送到各个特委去。

店打烊后，我们开始工作了。

这天晚上天气非常闷热，为了避免引起邻居的怀疑，不得不关上门窗，用被单把它遮盖起来，不让有一丝灯光射出窗外。我们在这个密不通风的房间里工作，呼吸也感到困难，身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淌，头胀得厉害。

老顾是深度的近视眼，汗水常使他的眼镜模糊不清，经常要用手巾来揩，很浪费时间，后来他就索性把它摘下不用，一双眼睛紧靠着纸，一边看一边抄，显得非常吃力。

我的眼力很好，专门担任密写工作。在几本小说的空处，用米汤写上中央的指示。

当晨曦透进窗子的时候，我们终于如期的完成了任务。

通宵工作确实有些疲劳，但是又不能关起店门睡觉。我用冷水洗了洗脸，又开门营业。

当时，丽水县城虽小，但日本鬼子的飞机常常来轰炸。这对别人来说，精神威胁很大，一拉警报就纷纷向城外逃。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比平常增多了一些工作时间，我们可以趁机会关上店门，多做一些工作。

在敌机轰炸下坚持工作是危险的。

有一次，敌人对丽水进行大轰炸，我们房子后面投下一颗炸弹，许多石头和泥块落在我们房间里，玻璃全部震裂。我们拍拍身上的泥土又继续工作。

这片商店，不但掩护了秘书处全体同志，而且也掩护了刘英同志，他就是以这片店的老板的身份，在丽水城郊住下来的。他的住处很秘密，只有很少几个同志知道，平常主要是通过这片商店，和其他部门取得联系。

有一次刘英同志为了誊写几个文件，要我到他的家里去。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我把店里的事交给阿三同志后就走了。

出夏河门，沿着迂回曲折的小路，向夏河村前进。

穿过夏河的凉亭，走上竹林夹道的石子路，转十几个弯，向北走一段路，就到了刘英同志的住处。这是三间平房，刘英同志住的南面小房间，刚刚经过一些修理。前面是

一片果园，栽着桃、李、梨各种果树，周围环境是静悄悄的，和城里比较确是别有天地。这个地方不要说是陌生人，就是象我这样经常跑的熟人，有时也会找错路。

刘英同志在这里化名王志远，邻居只知道他在城里开了一片百货商店，因此都叫他“王老板”或“王先生”。谁也不知道他就是领导全省革命工作的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平时对人很和蔼，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好。他对于较上层的人物如伪保长之流也有来往，这些人看他有钱，对他也很尊重。

我是以百货商店的伙计的身份到刘英同志家里去的，因此，虽然常去，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刘英同志待人很热情，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些年轻的同志，更是爱护。他看我一早到他家里，就拉着我的手走进房间，然后拿出绝密的文件叫我抄写。当我觉得有些疲倦的时候，他就叫我休息，送我水果吃，并且还讲了一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故事给我听。

刘英同志的住处虽然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敌人的破坏活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因此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记得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曾发生过两件事情。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正在店里做生意，刘英同志的爱人丁魁梅同志突然匆匆地跑到店里来，从她神色来看，我估计一定出了什么岔子。她对我说，刚才回家的时候，看到屋前屋后都有警察。我焦急地问：“刘英同志在那里？”“上午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没有找到他。如果他现在回家，那就糟了。”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连忙把店里的工作丢

掉，出去找刘英同志，如果找不到他，就准备在他回家的路上等，以便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事情很凑巧，我在大水门找到了刘英同志。他十分沉着地听完我的汇报，然后叫我们到他家里去打听一下动静，约定五时左右由老傅同志和我联系。我到了刘英同志家里，一切都和平日一样，看不出有敌人搜查过的迹象，我便问了问邻居老妈妈，原来丁魁梅同志看见的警察是来收房捐的。

下午五时，老傅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他，要他转告刘英同志。这一场误会就这样结束了。

刘英同志在丽水的时候，也确实碰到过一件危险的事。

有一天晚上，已经九点多钟了，我们关上店门正在学习，刘英同志推门进来，他晃一晃捏在手里的三节电筒对我们说：“今晚亏得这把电筒救了我。”原来这天晚上，他刚走近厦河门准备回家的时候，小巷里突然跳出两个人，向刘英同志扑来，他看来势汹汹，连忙举起手电筒向第一个人的头上敲去，当这个人头上受了这重重一击，还未清醒过来的时候，刘英同志就拐过小巷走了。据他分析这两个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也可能是想打劫财物的强盗。

这片百货商店，也是省委交通联络的中心站。通过它，就象一座无线电台，用它无形的电波，和东南局以及全省各地党的组织紧密地联系起来。

来这里联系的交通人员，都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是最可靠最坚强的共产党员，同时还必须有较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和敌人周旋的才能。有时她们化装成娇滴滴的小姐，有

时，他们化装成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公务人员；有时他们又化装为老练的生意人。

我们和这些交通人员联络，大都在柜台上卖货的时候进行。先接上关系，然后告诉他（她）们到什么地方去住宿；也有少数的交通人员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就住在店里。

有一天，西北风很大，天气骤然变冷，好象就要下雪似的。下午四点钟左右，街上行人很少，生意十分清淡。我闲着无事正埋头在看水浒传，忽然有人叫买毛巾。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生意人，连忙拿出毛巾让他挑选。

他看看周围没有人，就悄悄地问我：

“王先生近来身体好吗？”

“好，好！”我答道。

“前次我们陈老板和王先生商量办的一批货，最近需要运来吗？”

这样一看，我知道他是东南局派来的，因此这是我们和东南局联络的暗号。

我告诉他：“等我们老板来的时候，再商量一下。”

接着，他交给我一封卷得很小的文件，并告诉我他现在住丽阳门旅馆，约定傍晚我去看他。

他走后，我们就将信件送到省委。

到了约定时间，我在旅馆里找到了他，并按照省委指示，把他带到一个同志的家里去住。

过了几天，我们就把省委的工作报告交给他带走了。

在斗争中我们学会了许多本领，善于隐蔽自己。与狡猾的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如果稍为不慎，就有可能招致重大的损失。我们依靠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是也出过一次不小的乱子。

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我和阿三因为另有任务出外去了，店里没有人，老顾只好在门口照顾一下。就在这时候，他碰到一个原来认识的伪人员——可能是特务。

过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根据老顾谈的情况，我们马上报告刘英同志。为了防范意外，当天晚上，就把放在店里的所有文件搬走。老顾立即转移到别处，阿三同志也暂时离开。我年纪较轻，就留在店里观看动静。

他们走后，整座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感到寂寞，但更感到任务的光荣和重大。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平安的度过，但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敌人来搜捕，我就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保卫刘英同志的安全。

这一夜顺利地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开门营业，就象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

九点钟光景，进来一个人，生得一张三角脸，一双狡猾的眼睛不停地转动，身上穿着一套全新的蓝色制服。我客气地上前问他要买什么，他装着若无其事地问我老板姓啥？看他的样子，我早就猜着，这就是老顾同志的“老交道”。这样我就把原来准备的一套拿出来了。我笑嘻嘻的告诉他：

“老板姓王，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你们店里有没有个姓顾的？”

“没有，我是姓郭。”我仍然沉着地回答。

我看他一声不响，就接着问：“先生，你要买点啥，我们这里有上等货色，我拿一些给你挑选好吗？”

他连话也不回，摇摇手就走了。

第一关顺利地过去了，看来敌人还没有确定老顾同志是在这片店里，因为他看到老顾的时候，老顾正站在柜台外面，敌人可能认为是路过买东西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放松了警惕性，要注意敌人暗中监视。在这段时间里，我整天不出门，其他同志暂时不和店里来往，省委只是在每天天黑以后差人在店外看看动静，有时由阿三同志的孩子秘密地送来一些指示。

有一次也收到老顾的来信，他告诉我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我为党尽责的精神表示敬意。信内还以刘英同志在开业前夜讲的话勉励我。

十多天过去了，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周围环境也很平静，我把这种情况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认为危险基本上已经过去，提高警惕性还是必要的。不久，阿三同志回来了，老顾因为太“红”了不能回来。我把营业交给阿三同志，整整睡了一天大觉。十多天来累得疲乏不堪的身体很快复原了，我又以饱满的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随着皖南事变爆发而来的第二次全国反共高潮，不久就波及浙江全省，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规模的镇压我们党的活动，特别加强对城市的血腥统治，企图一举摧毁党的组织。日本鬼子为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动，也有扩大浙江占领区的趋势。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斗争形势，

省委决定把机关转移到浙南游击根据地，轮训全省干部，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并依靠广大农村，进一步扩大党的力量。根据这个决定，我们这片百货商店也准备结束。

阿三同志对温州情况很熟悉，省委机关搬家的交通运输问题由他负责，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工作十分紧张的时候，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开始时，我还能勉强支持，照常开门营业，后来病势转剧，组织上又派不出人来接替工作，只好在店门外贴上“整理内务，营业暂停”八个大字，把店门关起来，一个月后，我的身体才恢复健康。

这时候，省委机关的转移工作已经准备得差不多，我们这片店里的货物也卖掉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悄悄地离开这片百货商店。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激动，我们和它将永远分别了。当铁锁锁上店门的时候，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兴华百货商店”的招牌，好象告诉它：“你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光荣的任务。”

离开了百货商店，我们在大水门外登上去温州的蚱蜢船。我脱掉鞋子跨进船仓，看见刘英同志等省委负责同志已经早来了，大家正在谈天，一看我进来，刘英同志就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对大家说：

“小‘市侩’来了。”

“刘英同志，我们已经完成党所交给的光荣任务，你已经不是‘王老板’而是我们敬爱的首长了，对吗？”

“对！现在我们又要采取另外的活动方式，开始新的战